



以我的年龄,按说应该是赶上了绿皮火车盛行的年代。可我既没有远赴外地上学、工作的经历,也没当过兵,外地更没有亲友需要专程探望,早年也从未做过业务员,需要天南海北四处奔波。从前听同学和同事说起寒暑假、春运期间抢票的种种艰难,我只能报以共情的安慰,自己从来没有体会过那种攥着钱却买不到票的焦灼。等我人行做律师,开始频繁往返全国各地开庭、参会时,飞机出行已经相当普及,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也铺满了大江南北。远途我习惯坐飞机,短途就自驾,几乎没怎么坐过火车。

当然,我也是坐过几次绿皮火车的。我记得第一次乘绿皮火车是很多年前从李七庄到大港,现在李港铁路的客货运线早就停运了。和我的热情期待与遐想相比,那次旅程短得让人泄气——这条线路本来就没多长,晃晃悠悠几十分钟就到站了。我以前总在文学作品里读到东北林区的小火车,也听说过不少老厂区里有专供内部通勤的小铁路,可这些短途火车经历,我从来都没经历过。

我记忆里相对早一些的长途火车出行,是当年我们兄弟二人跟着父亲,

绿皮火车慢忆

杨仲凯

从天津坐火车去正定。现在回头看这段路程,实在算不上远,可放在那个年代,光是京津之间坐火车都要耗上好几个小时,更何况到正定,就是那一趟,我头一回见识到了绿皮火车的拥挤。那时候我才十几岁,身形还单薄。返程没有座位,我在父亲的指引下,在别人座位底下铺了几张报纸,蜷着身子钻进去,居然舒服地睡了一大觉,等醒过来就已经回到天津了。

后来第一次独立乘坐火车,是少年时和几个小伙伴结伴去山东玩。我们先坐船到烟台,又转去青岛,最后才从青岛坐火车回天津。那时候我对怎么买火车票完全摸不着头绪,只记得自己怯生生地凑过去问青岛站的一个工作人员,对方直接转身就走,根本没搭理我。从青岛回到天津,几位小伙伴的衣服都滚成了黑色——因为没有座位,我们在火车的连接处席地而坐,困了就躺在火车的地板上。下车后看自己的那个肮脏劲儿,反倒觉得像是出了多远的门似的。

绿皮火车的车厢里挤着天南海北的人,自然就攒下了数不清的故事。在火车上都能做些什么呢?好像能做一些事,比如打扑克、聊天、织毛衣以及带着各种不同产品沿着车厢叫卖,到站时全部卖光。从这节车厢到那一节,很多人在看武侠小说或各种报刊,和现在人们都在看手机的状态几乎一模一样。车厢连接处旁边的盥洗台边,总围着不少人洗漱,即便是长途旅

行也得洗洗风尘仆仆的脸。火车的车窗也能往上摇开,方便乘客透气。车一靠站,站台上的小商贩就隔着打开的车窗和车上的人交易,人们最常买的就是烧鸡。

那时候绿皮火车上甚至催生了不少缘分,不是带着对象出门的那种,而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,一路同行就谈出了恋爱的苗头。火车上如果不那么拥挤,就会产生一种诗意的情调:看着窗外的树和风景一排排往后倒,前路还长,大把时间没处打发,说不定抬眼就撞见个合心意的人,一来二去故事就开始了。有人是打发无聊,也有人动了真心,据说真有不少最后成了家的。

我家就有位亲戚,当年是年轻的军官,虽然是我的长辈但年纪比我大不了几岁。有次坐长途火车,他遇上了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大学生,两个人热热闹闹聊了一路。后来他总兴致勃勃跟我提起这趟旅程,并且把很多细节都讲给了我。我听多了才觉得不对劲,意识到这是爱情,但我当时年纪小,不好意思问他。后来听说那位姑娘常常给他写信,我才又问起他,那位姑娘都说了什么?你们这算是什么?最后那位亲戚直到经人介绍结婚,也没有跟那位姑娘捅破窗户纸。我听说多年后他们各自带着家属见过面,才相互大方地谈起当年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勇敢一些。我到现在想起这事,都替他们觉得有点可惜。

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在火车上谈恋爱了?也许是因为高铁提速了,从前那种慢悠悠的时光再也找不到了。每个人都脚步匆匆,上车后大家都捧着电子设备各忙各的。列车一路疾驰而过,快得像一个遥远的传说。

本地近郊的一处饭店火了,其实这家饭店已经开了三十多年。直到最近,有博主发布了这家饭店的视频,才广为人知。饭店的老板兼厨师是位75岁的老太太,只做本地“老菜”,原材料保证新鲜,而调料就是最基础的那几样,从不玩“花活”,靠品质和信誉坚守到现在。75岁的老太太还在炒菜?这可能正是引燃网络的爆点,结果,每日驱车十几公里前去用餐的人络绎不绝。人们在品尝菜肴之后都夸赞说,菜做得真不错。

有自媒体采访老太太,老太太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:“菜的品质保证

幽兰芳自远

鞠志杰

了,不管离市中心有多远,人们也不会觉得偏。”

20世纪90年代,很多怀揣音乐梦想的人纷纷南下广州,寻求发展,当时广州正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制作中心。有些歌手在那里确实得到了资源和支持,但也只是唱火了一两首歌,从此便销声匿迹。归根结底,还是实力不够强。

想起一句老话:“幽谷之兰,其芳自远;僻壤之贤,其名自扬。”任何领域里,真正有硬实力的人、品质过硬的事物,哪怕身处偏远之地,也照样能声名远播,被人津津乐道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轻松绷住

孟敬皓

“轻松绷住”是从网络热词“绷住”衍生出的新晋流行梗——原本“绷住”指强忍着不笑、硬撑着不垮的紧绷状态,加上“轻松”二字之后,直接把这份攥紧的紧张感,升华为一种举重若轻的生活态度。这个梗的标志性视觉源头,来自动画片《熊出没》里的名场面:熊大在大敌当前时,教熊二盘腿端坐、面不改色,全程泰然自若,也正因这段名场面,熊大被网友戏封为“老绷家”。

现在,“轻松绷住”成了年轻人的专属状态形容词:上课、开会突然被点名却能流畅接话,游戏里刚操作失误转头就假装无事发生,哪怕心里已经慌成一团,脸上也得维持住波澜不惊的体面。它更像快节奏生活里年轻人找到的一种状态:不逃避压力的存在,绝不先乱了自己的姿态,用这份看似矛盾的“轻松绷住”,稳稳接住生活抛来的每一个小考验。

喜鹊立在枝头,喳喳喳叫个不停。人们听了,喜滋滋地说:“喜事到了!”

这时,一只乌鸦飞来,哑着嗓子“呱呱”叫了两声。人们的笑脸立刻僵住了。有人狠狠啐了一口:“呸!晦气,滚远点!”话音未落,石头、瓦片便砸了过去。

原来,村里的张大爷刚过世。他病重临终前,这只乌鸦在他屋顶上盘旋着叫了许久。张大爷一闭眼,乌鸦便飞走了。全村人都说,是乌鸦把张大爷叫死的!

这话像一阵风,很快传遍了全

村。从此,人们一听乌鸦叫,便心头一紧:准是又有人病危了。久而久之,乌鸦成了报丧的灾星。乌鸦感到委屈,找了一个机会对人们解释:“人临终时,身体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。我闻到了,才忍不住叫,只是想提醒大家关注一下!”

可谁也不相信它的话,反而更加厌恶它,最后人们放出狠话:若再看

见它的影子,就拔了它的毛。乌鸦不再辩解,转身飞进了深山,再也没有回来。

后来,村里又有人病了,情况十分危急。可乌鸦早已飞走,没人提前察觉。病人无人照料,屋里的脏乱引来了老鼠,病菌随之扩散,传染给了更多人。很快,村子里许多人都病倒了。这时,即便喜鹊还在叫,也没人听了。

望着空荡荡的枝头,人们才猛然想起乌鸦,终于明白:盲目与偏见,才是真正的灾星。



网开一面

晚上给车加油,手机落在家里,身上也没带现金,无法支付加油费。更糟糕的是,当加油站收银员建议联系家人时,我想了半天,竟一个号码也想不起来。那些平日里每天微信聊天、视频的至亲,他们的手机号码就像被橡皮擦抹去一样,在我的大脑里没有半点痕迹。关键时刻无法联系家人,这真是一个有点儿讽刺意味的麻烦。

忘记家人的手机号码,这绝不是偶然的疏忽,而是智能时代许多人共同的生活常态。无需记住手机号码,只要点击微信联系人列表里的头像,语音、视频、转账便能一键达成;即便打电话,也不需要按下那一串具体的数字,在手机通讯录里找到家人姓名,便可一键完成。微信像一个聪明负责的管家,替我们收纳了所有的社交关联,让沟通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松,却也在不知不觉中,偷走了我们的记忆,偷走了许多应该记住的东西。

曾几何时,家中的固定电话号码——那一串带着温度的数字,是连接我们与家人亲情的重要载体。只要记着那一串熟悉的数字,就觉得心里有底,不怕跟家人失联。仍记得当年,我会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工整地写在通讯录的首页第一行,无需刻意记忆,却早已烂熟于心。当拨通家里的座机时,听筒里即便传来的是忙音,也会带着期待的温度。现在看来,那一串具体可感的数字,不仅仅是沟通亲情的代码,更是关键时刻的救急。

微信的“即联即通”功能让我们失去记住的动力,依赖电子设备的存储功能,把本该铭记的情感密码,简化为一串随时可以调取却从未真正拥有的数字。手机一旦离身,就像断了线的风筝,连最亲近的人都联系不上。这哪是智能,分明是被智能“绑架”了。

忘记家人的手机号码,是智能手机对人类生存能力的隐性消解。当微信成为沟通的媒介,我们逐渐丧失了对应急“备用方案”的预判与准备。我们习惯了“一机在手,万事不愁”,却忘了科技总有失灵的时候,当手机没电、丢失或网络中断,这些看似鲜有发生的突发意外,都可能让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这并非科技的错,而是我们在享受便利时,不自觉地放弃了对基本生存技能的坚守。

在加油站无法支付的尴尬,像一记警钟,敲醒了沉浸在智能便利中的我,让我忽然明白,有些东西再方便,也不如记在心里踏实。科技进步本应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,而不是让我们变得更脆弱。或许不必刻意回到没有微信的时代,但我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,应该懂得为自己留一个“后手”:把家人的手机号码记在心里。

记住家人的手机号码

杨方